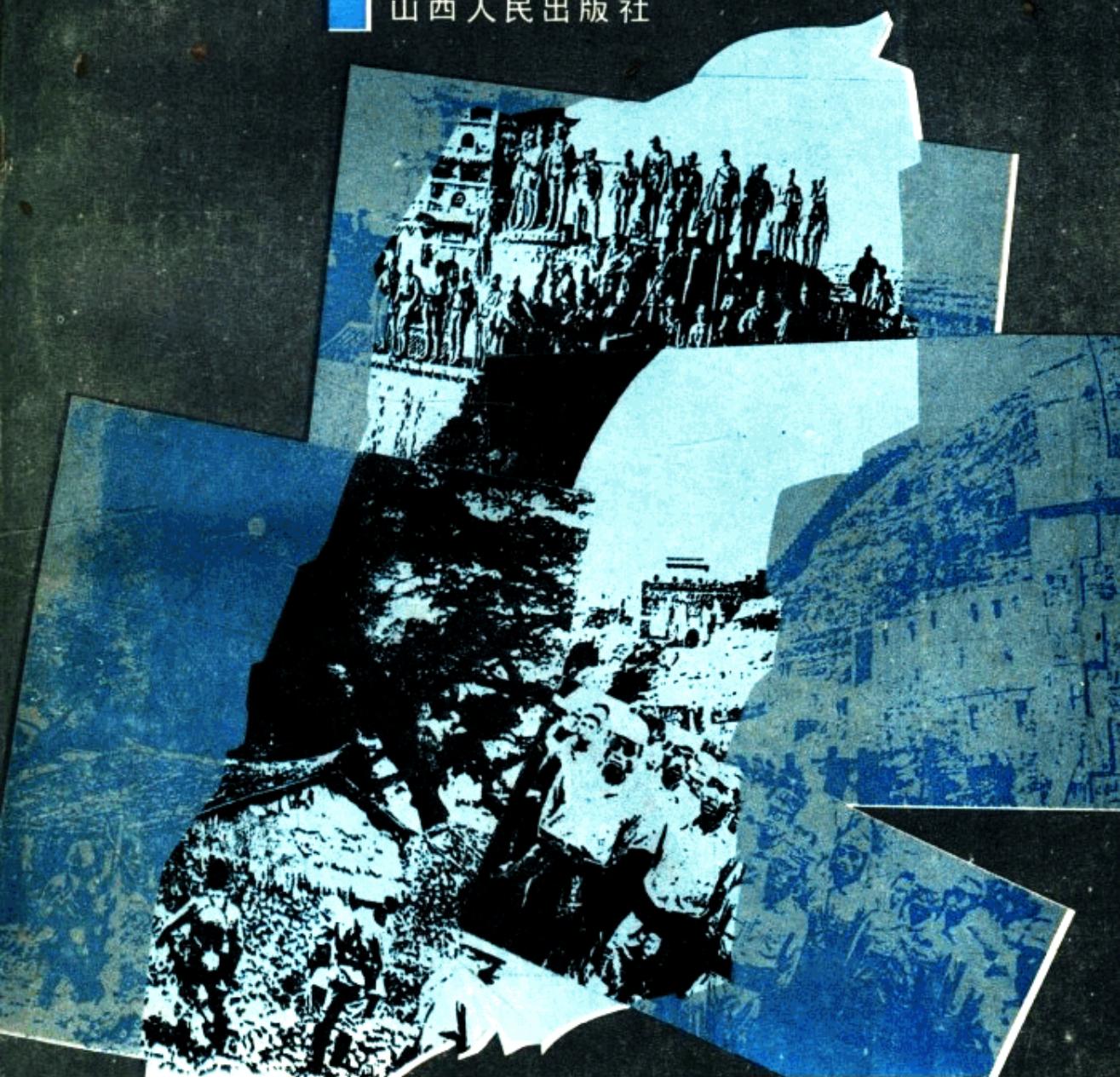


张全盛
魏卞梅 编著

日本侵晋纪实

山西人民出版社



逝者如斯筆血債永

去母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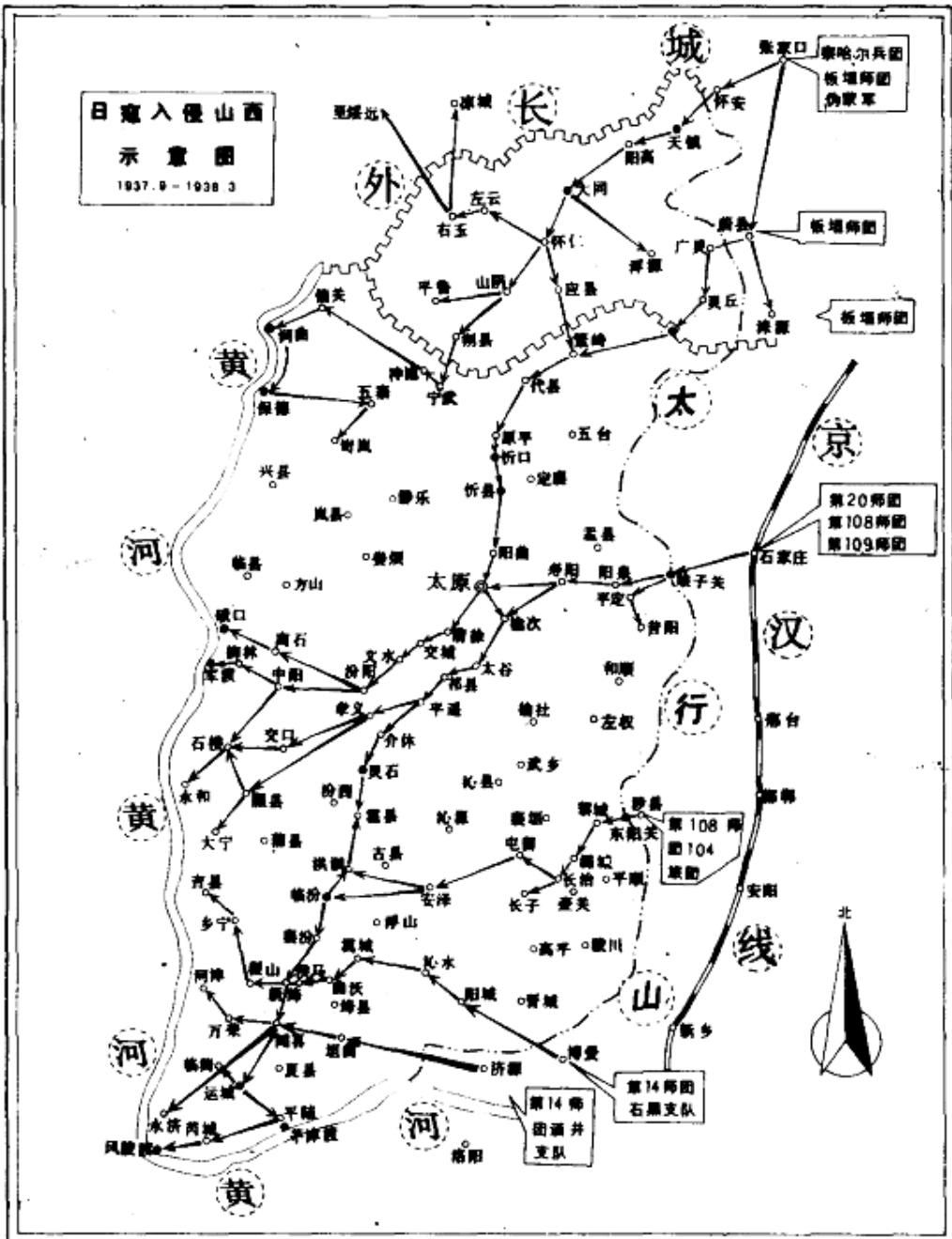
現信新篇百項建設
好相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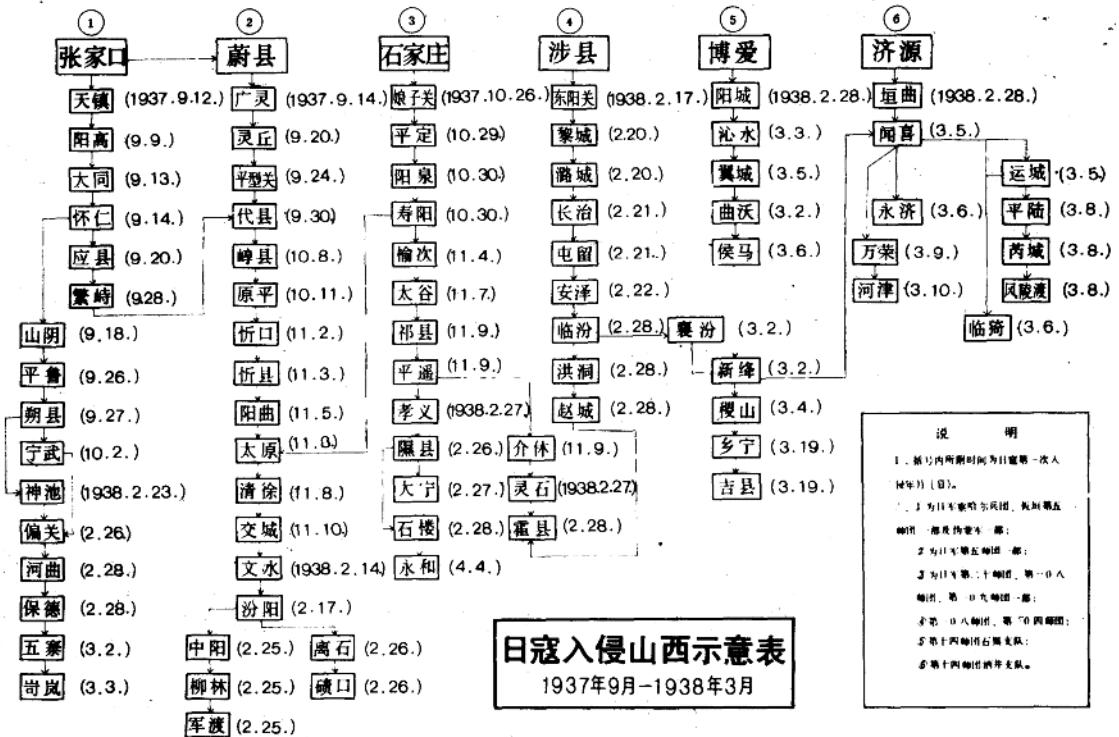
戎子和
丁巳年三月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
袖下，坚定不移地走强国富
民之路，这部历史才会重演。

李锐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日軍入侵山西
示意圖
1937.9~1938.3





前　　言

《日本侵晋纪实》付印之际，全盛、卞梅同志邀我代序。我是从那个岁月过来的人，对那段历史颇感兴趣，饶有兴致地读罢书稿，将顺手记下的一些随感权且作为前言。

抗战八年，我是山西抗日决死纵队的一员，亲历了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耳闻目睹了祖国痛苦的呻吟和惨遭蹂躏的悲状。回首往事，历历在目，犹如昨日。然而，就同一历史时间，换个历史空间，让我讲述一下沦陷区情况，可就不那么容易了。《日本侵晋纪实》正是用大量笔墨，以生动、翔实、浩繁的历史资料，从日军的入侵及机构、伪政权的出笼及更迭、日本军财两阀对工农金融市场劳力等方面的掠夺、亡国灭种的奴化教育、殖民统治者对我国宗教迷信的利用及民族分裂、伪军和汉奸便衣出卖民族的罪恶活动、还有阎日勾结等方面，全景式地将中华民族现代史上最阴暗的一面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掩卷长思，《日本侵晋纪实》真是一部日本侵华史的缩影，它字里行间充满腥风血雨，章节触目惊心，开卷震耳发聩，掩卷发人深省。它使我们更广泛、全面、系统、深刻地认识了我们抗击过的日军亡我中华的谋略和手段；同时，也对日军赖以维持殖民统治的伪政权有了更透彻的认识和了解。中华民族是个具有勇于反抗外来侵略者的光荣传统的民族，但她也有屈辱和耻辱的一面，八年抗战，正是我们战胜屈辱和洗涮耻辱的八年。读罢《日本侵晋纪实》，使我从另一个角度，更加感到了我们八年抗战的神圣和伟大。我想，这部书对当代和后代也一定是部大有裨益的爱国主义教材，它能激发我们不甘当

亡国奴的精神，它能激发我们为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凡想避免中华民族这部耻辱史重演的人们，都会从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团结，加速四化建设，坚定不移地走强国富民的社会主义之路，这部耻辱史才不会重演。除此而外，别无选择。

全盛、卞梅同志在著述时很想追述一下日本侵华的历史渊源，让我们更深刻地看一下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祸心的深远所在，这个意图基本达到了。在此，我还想补述以下几句：

早在明治年间，日本天皇统治集团就炮制了“大陆政策”，计划第一步征服中国的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地区，第四步征服中国内地，第五步征服世界。令人吃惊的是，这个称霸世界的侵略计划，从睦仁天皇到裕仁天皇，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但竟能持续不断地在国内外推行。他们除在国内军队建制和训练、军火工业发展、对国民进行扩张主义毒化教育等多方面持久地做对外侵略准备之外，并先后将朝鲜和我国的台湾、东北依计划一步一步侵夺到手。⁽⁴⁾ 1937年爆发的全面侵华战争，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第四步的开始。1939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则是其自取灭亡的第五步“大陆政策”由开始走向结束。虽然这个给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大陆政策”最终以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彻底告败，但是，制定这个政策的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仍然在亚洲徘徊。特别近年，这个幽灵的闪动，有增无减。例如，日本文部省审定1980年至1983年度的历史教科书时，将原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撰写的《新日本史》中有关日本“侵略”中国的字样改为“进入”，并认为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不能断定是日军有组织地挑起的”而给以删改；还认为日军731部队用中国人做细菌战试验系“学术界处于搜集史料阶段，现在提及为时尚早”也给以删改，不愿承认或有意掩饰美化日本对外侵略的史实。家永三郎为此提出诉讼，

东京地方法院竟判文部省的作法是“合法”的。还有，1985年日本首相参拜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东条英机、松井石根、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再有，光华寮事件的迭起、日本自民党实力人物向海外派兵的要求、以及最近日本前运输大臣石原慎太郎别有用心地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编造出来的谎言”而妄图否认日军当年炮制的这场大惨案的行动。这接连不断的令人不安的动向，提醒和告诫一切善良的爱好和平的人们，为中国人民的幸福安宁，为日本人民的安居乐业，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友谊，决不能忘记日本侵华的历史，决不能容许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为了和平就应了解历史，正视历史就是为了面向未来，这正是《日本侵晋纪实》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之所在。

《日本侵晋纪实》早该问世了，虽然它因诸多历史原因有点姗姗来迟，但也为时并不太晚。它的出版，不仅为我省地方史填补了一大空白，也为日本侵华八年间沦陷过的省份迈出了第一步。历史是不应忘记的！

王振德

1990.12.

目 录

第一章 日军在山西的军事行动	(1)
第一节 侵占山西梗概.....	(1)
第二节 攻守中的几次大战.....	(2)
第三节 侵入山西后的兵力部署	(14)
第四节 “扫荡”和反扫荡	(19)
第二章 日伪山西省公署的组成	(33)
第一节 太原的沦陷	(33)
第二节 伪山西省临时政府筹备委员会	(36)
第三节 伪山西省公署	(44)
第四节 各级伪政权概况	(53)
第三章 日军在山西的主要机构	(61)
第一节 山西派遣军	(62)
第二节 山西陆军特务机关	(74)
第三节 太原宪兵队本部	(81)
第四节 “工程队”和“教化队”	(94)
第四章 “顾问室”与伪省公署	(100)
第一节 顾问室.....	(100)
第二节 “刷新省政”	(108)
第三节 第一次傀儡更迭.....	(114)
第四节 第二次傀儡更迭.....	(118)
第五章 中华民国新民会山西省总会	(123)

第一节	新民会概况	(123)
第二节	新民会山西省总会	(126)
第三节	新民会太原市总会（市新民会）	(129)
第四节	人事制度、经费来源及待遇	(148)
第六章	对工矿企业的控制、掠夺与破坏	(150)
第一节	“七·七”事变前山西经济概况	(150)
第二节	军管理工厂	(151)
第三节	山西产业株式会社	(155)
第四节	缠会	(159)
第五节	对煤矿资源的掠夺与破坏	(162)
第六节	对军火工业的掠夺与破坏	(202)
第七节	对钢铁工业的掠夺与控制	(208)
第八节	对纺织工业的控制与掠夺	(210)
第九节	对轻工业的控制、掠夺与破坏	(218)
第七章	对农林牧副产品的掠夺	(223)
第一节	对山西农村经济掠夺破坏概况	(223)
第二节	山西省合作社联合会（省合作社）	(231)
第三节	山西农产公社	(237)
第八章	其它几种主要掠夺形式	(254)
第一节	霸占商业倾销日货	(254)
第二节	垄断金融发行伪币	(266)
第三节	伪财政厅和税收	(270)
第四节	统税和盐税	(273)
第五节	倾销毒品掠夺白银	(275)
第九章	文化侵略	(287)
第一节	伪教育厅和奴化教育	(287)
第二节	伪报界	(304)
第三节	民族分裂	(312)

第四节 对宗教、帮会及封建礼教的利用	(317)
第十章 伪警务厅、便衣及保安司令部	(324)
第一节 伪警务厅	(324)
第二节 便衣	(332)
第三节 伪山西省保安司令部	(345)
第十一章 暴行及“强化治安民众运动”	(360)
第一节 暴行	(360)
第二节 “强化治安民众运动”	(381)
第十二章 日阎勾结与日寇的“残留”	(423)
第一节 历史溯源	(423)
第二节 日本侵晋时期的日阎勾结	(431)
第三节 日伪政权的覆灭及日寇的“残留”	(484)
附录：	
晋北十三县概述	(511)
第一节 对大同的觊觎与侵占	(511)
第二节 大同日伪政权机构设置与演变	(513)
第三节 日寇在晋北的两种主要统治手段	(518)
第四节 日伪情报组织	(527)
第五节 对晋北经济掠夺一瞥	(532)
第六节 匪乱、赌博、娼妓和烟毒	(539)
附图 1. 日寇入侵山西示意图（1937.9.—1938.3.）	
.....	(560)
附图 2. 日寇入侵山西示意表（1937.9.—1938.3.）	
.....	(561)
编审后记	(562)

第一章 日军在山西的军事行动

第一节 侵占山西梗概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者打响了全面侵华的第一枪。随即调兵遣将，北叩平津、东逼上海、南攻广州，三路入侵。沿平绥线西进的日军，侵入山西雁北地区，沿平汉线南下的日军则分兵一部仰叩娘子关，山西军民奋起抵抗，揭开了可歌可泣的山西抗战的帷幕。

山西表里山河，关塞屏障，从未受过帝国主义铁蹄蹂躏。日军侵犯山西，付出了重大代价，而攻城掠地之后，才发现身陷重围，不得不作困兽之斗。一部历时八年，战火遍及山西各地的侵略和反侵略史，就是这样铸成的。

1937年8月31日，日本正式组成“华北方面军”，以寺内寿一大将为司令官，统一指挥华北战场的日军。该方面军，下辖第1、第2两个军：含6个师团、2个直辖师团、1个混成旅团和1个航空兵团，总兵力约17万人。

华北方面军直辖第5师团在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指挥下，8月24日攻陷南口，9月1日侵占蔚县，尔后在关东军的察哈尔兵团的配合下，9月上旬侵入山西北部，中旬夺得“九边重镇”之一的大同，下旬突破内长城线，10月上旬近薄忻口。与此同时，第1军第20师团全部及第109师团主力，从河北仰攻娘子关、固关，10月24日突破省境，直逼榆次。忻口守军被迫撤守，日军3个师团从南北两路合围太原。11月8日，太原城陷。是年年底及翌年

年初，日军遍掠晋中各地。

1938年2月，日军第108师团从河南北部侵入晋东南，并西进晋南盆地，21日陷长治，28日陷临汾，移师北上。另外，第20师团由晋中同蒲线南下，与临汾北上的第108师团夹击韩信岭，迫使守军撤离后，又于3月上旬向西南推进，与从太原沿太军公路向西推进的2月下旬攻陷汾阳、离石的第109师团配合，侵占了黄河各渡口。2月底，第14师团从河南新乡侵入山西阳城、垣曲，3月初陷运城、平陆、风陵渡。至此，山西主要铁路、公路干线及沿线的大同、忻定、晋中、临汾、运城、长治等6个盆地全部沦陷。

1938年5月，日军为组织徐州会战，从华北抽调兵力，一时撤出了长治、运城两地区的若干城镇。但于同年7月以后，又相继入侵。1939年以后，山西战场基本进入相持阶段，但是日军的扫荡、“肃正”迄无宁日，而我军挺进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和组织局部反攻，也使日军惶惶不可终日。

第二节 攻守中的几次大战

“七·七”事变之初，日军不排除局部蚕食策略，但仅着眼于平津冀察。不久，“八·一三”战火蔓延，日本军部彻底撕掉了“不扩大方针”这块遮羞布，相继进军南京、会攻武汉。于是，山西战场成了津浦、平汉的重要侧翼。日本军部先是拿出华北方面军的直辖第5师团和关东军的察哈尔派遣兵团作为侵晋主力，随后又增派第1军的3个师团从东路、南路策应，企图一举打通同蒲线，以便屏障华北，进窥秦陇。进入相持阶段后，第1军全军进驻山西，增兵多达10万，与我展开了残酷的持久的较量。

中国方面，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南京政府分全国为4个战区。其中，晋绥两省为第2战区。1937年8月20日，任命阎锡

山为第2战区司令长官，朱德、黄绍竑为副司令长官，辖晋绥军第6集团军和第7集团军、中央军第14集团军、共产党领导下的第18集团军，共约26万人。以后又陆续增调滇军、川军、原西北军各一部入晋参战。

阎锡山同日本军部、财界都有多年交往，抗战初起，他对日军是否入侵山西，存有一定幻想，但该军政大员中不乏爱国抗日之士。敌军压境，凶焰方张，阎锡山慑于民心士气，囿于田园安危，故不能不在军事上政治上作出抗战部署。

再有，当时国民党政府只是形式上的中央政府，军队中派系林立、装备参差、官兵素质良莠不齐、后勤补给厚薄不一，既有人愿为国慷慨捐躯，也有人妄图“保存实力”。抗战初期，大敌当前，各派系军队尚能勉强求同，进入相持阶段后就不免相互摩擦，各自为战了。

山西的攻守就是在上述错综复杂的敌我形势下展开的。

天镇孤军抗敌

芦沟桥事变不久，日寇在华北分兵三路展开攻势：一路沿津浦铁路进犯，指向山东的德州；一路沿平汉铁路进犯，指向河南的新乡；一路沿平绥铁路进犯，待夺取大同后，再分兵攻取山西的太原和绥远的包头。其意在采取“两翼钳制，中央突破”的战略，完成夺取华北五省的计划。

平绥路板垣征四郎所率第5师团及独立混成第11旅团之敌，于1937年8月26日攻陷南口后，继续西犯，8月27日与多伦、张家口一线南下的日本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率领的察哈尔兵团会师张家口，向山西东北部的门户——天镇县扑来。察哈尔兵团是日本中央统帅部专为协助板垣征四郎攻夺太原组建的，前来天镇参战的有该兵团所属混成第3旅团、混成第15旅团、独立混成第1旅团、堤支队、大泉支队。两股日军集结后，兵力约达45000人。

同时，日军还配有德川好敏中将兵团长所率空军兵团助战。

保卫山西，天镇势在必守。国难当头之际，原准备和日寇做一笔你不进攻山西我也不出兵华北交易的阎锡山，眼看战火烧到家门，出于无奈，匆匆电令隶属傅作义第7集团军的第61军军长李服膺集结该军，在天镇布防御敌。

在天镇、阳高间担任警备的李服膺接到阎锡山电令后，8月下旬，率该军人马进入天镇盘山阵地。李服膺的61军，是由其抗战前统帅的68师改编而成，该军下辖1个师（即101师，师辖401、402、425、426四个团）又1个独立旅（即200旅，旅辖399、400、414三个团），虽有军的番号，实际只有7个团，被人戏称为“小师加大旅”的军。抗战爆发之初，阎锡山曾受蒋介石之命，派傅作义统辖的第35军、第61军所属101师及200旅主力增援南口守军汤恩伯，途中，在察南万全附近与日寇遭遇，101师的401团和200旅的414团损失惨重。如此计算，61军进入天镇防线后，充其量也不足1个师的兵力，约有7千余兵而已。

李服膺、刘金声（61军参谋长）、李俊功（101师师长）、刘震寰（独立200旅旅长）根据手中仅有兵力，依山造势，作出如下防守配置：独立200旅的400团镇守盘山制高点及朱家屯一带，101师的402、425、426三个团依次在盘山以北的罗家山、李家山、铁路两侧至北山瓦窑口一线摆开兵力；399团镇守天镇城防，401团驻守天镇城外；414团镇守距天镇60华里的阳高县城。这样就构成了以盘山阵地为主阵地的由四个团的兵力组建成的第一道防线及以天镇、阳高为纵深防线的“T”字形防线。

61军进入阵地后的第二天，日寇发起攻势。起初，日军的主要火力放在李家山、罗家山阵地，他们先用步兵冲到阵地前猛烈射击，诱动425团防守力量全部暴露，即用飞机轮番低空轰炸，继而再用大炮轰山。每天如此轮番四五次，整整延续4天4夜。最多时，一天有32架次飞机在阵地上空轰炸扫射。在双方士兵还未

短兵相接的情况下，425团1300余名官兵已伤亡700余人，全团9个连长阵亡3人，伤5人。

在盘山阵地上，日寇用飞机连续轰炸扫射数日后，9月6日正式发起攻击。盘山位处天镇县城东南约4公里，高峻险要，既可俯瞰平绥铁路，又是天镇县城天然屏障。盘山得失，系一发而动全身。400团在日军步兵、炮兵、飞机及催泪弹攻击下，杀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9月8日夜，日军调集3个联队的兵力，在飞机坦克掩护下，兵分两路包剿盘山阵地。在此之前，400团1个营和1个山炮连大部官兵被日军炮火轰炸压死在石洞内；该团2营与冲入阵地的日军展开肉搏，营长高得庸阵亡、1营营长席宝山受伤，全团伤亡500余人；该团多次向军部告急，因军长李服膺手中已无多余兵力可调，只能下令死守，要该团与阵地共存亡。当日军包剿盘山阵地时，该阵地电话线全部炸断、指挥失灵，弹尽粮绝，满山遍野都是400团将士血肉模糊的尸体和缺臂少腿的重伤员了。9日下午，该团几乎全团覆灭，团长李生润幸免脱命，盘山失守。

日军包剿盘山阵地的同时，还有飞机、坦克和步兵牵制盘山以北各阵地。101师各团官兵伤亡1000余人。盘山失守后，罗家山、李家山、铁路两侧至北瓦窑口一线守军奉命撤退。

正当瓦窑口至盘山一线吃紧之际，李服膺曾命驻守天镇县城的399团务必固守城池7天，以利“大同会战”从容布防。399团团长张敬俊率部死守孤城7天，击退日军无数次攻击，并将用云梯强行爬城的日寇活俘、砍头高悬城头，以壮军威。攻守战的第7天夜晚，399团借着夜幕，成功地撤出城池。直到今天，当年曾参加过侵夺天镇城而仍存于世的日人，亦不得不著书称颂399团是“孤立而顽强地进行抵抗，没有溃退”的一支部队。

阳高县城是61军纵深防线的最后一个据点。该县城墙年久失修，已成残垣断壁，多处高不过一丈，顺墙根积土，便可步登城

头。414团奉命防守阳高时，仅有官兵600余人，团长白汝庸不顾兵寡地劣之势，仍奋起迎敌。9月7日，追击退军之敌兵逼近阳高。9月9日，日寇在攻城不下的情况下，调集步兵、装甲车、炮兵、飞机，联合攻城。白汝庸亲自率领300余兵阻击爬城之敌。下午，414团与入城之敌发生巷战、肉搏。激战3天，该团伤亡300余人，其中有团副曹静山、团长卫士刘效儒、三营营长都来宝、连排长六七人。白汝庸见大势已去，遂于9日深夜，集合残部300余人，从南关突围而出。遂后，日军长驱直入，相继占领大同等县。

在上述激战的日子里，李服膺曾亲率幕僚，多次到天镇附近前沿阵地督战。奉命撤退时，他又派遣部队破坏天镇、阳高一线的铁路桥梁和涵洞，延缓日军西犯。阳高失守时，他正在阳高城外不远的村庄集结残部。61军在前有劲敌，后无援军，守无凭险的绝境中死守山西门户十余天，在中国军队抗日御敌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天镇既是山西门户，保卫山西而天镇又势在必守，那么，阎锡山为什么只派充其量不足1个师兵力的61军，去阻击全部用现代化武器武装的势如山洪猛兽的数万日军呢？这个问题，将在本书第十二章中讲到，在此不作赘述。

平型关大捷

板垣师团和察哈尔兵团会师张家口后，分兵两路，一路直取天镇，指向大同；一路由板垣率其第5师团主力一部（第21旅团和第9旅团），南下蔚县、涞源，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得山西广灵、灵丘两县，直逼内长城线，并以平型关为主要攻击目标。

这时，第2战区长官部在代县太和岭口设立指挥所，将高桂滋的第17军布于平型关左翼、刘茂恩的第15军布于凌云口和恒山一带、晋绥军郭宗汾等4个师和几个旅布于正面迎敌。

当板垣所率日军与正面迎敌的晋绥军接触后，晋绥军节节败